

王迥昭名植

同時善書

有詩一首



頃見李木老一所藏至永平鈔月屋漫地題原無於

丑年六十六歲此書蓋五十五歲時所鈔也

釣磯立談序 南唐興廢盡至是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 清平元年  
營釣磯于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  
版轅車後掛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  
具以自隨遇境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為歌詩自號釣  
磯閑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孫叟嗣守樊廬頗窺先志  
不復以進取為念會王師吊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  
裏俱為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成以為百生不可  
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拂鬱如有憤道之思追惟



江不自其... 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養... 人蓋有不  
可心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  
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互議則波濤之  
竊語也隨意所尚聊復疏之于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  
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  
槩云吁文慙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悒六衡之多辨  
亡亦幾矣

### 釣磯立談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

多武天悍人類以威驚相高

平居齋兀之間往以斬伐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  
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次昇州初以  
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  
是遠邇宅心以為已歸義祖用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為  
見其城隍浚整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  
自... 治而... 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  
惠莫不以... 沮... 迫義祖之威而無... 廷白者初

烈祖雅不... 方之行丐為宣城而義祖... 之許尚遲  
... 有并往客有宋齊丘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  
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為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  
以為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  
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已知訓者昏老臣宿  
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  
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 度歲月其  
亡聊柰何烈祖驚起... 手曰... 子嵩非吾子吾無  
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中其在... 口女猶全... 一古無

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 兵宵濟朝... 方位而  
中外晏如遂代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叟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  
以風旋而上升水激而彌悍有情之所志每為無情  
之所轉大空之中夫疇覺之哉嚮若義祖本無歆羨  
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鎮矣又烈祖以梅冶自乞  
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  
... 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  
自而託... 吁夫... 人謀之所及也耶... 人謀之所

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  
摯以媵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鬻羊而見知於秦竇姬  
行號而母漢室表婦伏膝而媿曹宗是故非意之意  
嘗為事之基胎一日之濩落君子不以為病焉知卒  
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  
一旦謂德誠曰昨夕玄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  
陷首穴曾後考其日乃未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  
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啓以知詢為代中外岌々人無固

志宋齊丘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微其事坐久聞  
鼓聲通微投袂而起白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  
太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漸  
漸然殆有大喪歟夕未曙捷步者至白義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躔次旁闕聲象彼  
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  
然則阪之不可以為陵之不可以為阻高下隆殺  
固已有經分而懸定於冥默間者矣世之昧者方且  
逞智計勞思慮虛橋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

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耶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有黃冠  
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首掛一木刻為鯉魚形自  
云鍾離人也行謁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為角濠梁鯉魚  
金刻鱗盟津鯉魚元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  
三十六條鱗箇、圓如紫磨真為甚竿頭挑着定世間  
難遇識魚人大率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  
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  
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

### 方驗

叟曰鯉之於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  
刻鱗猶為魚也江南雖號為強國而以偏霸終言魚  
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相襲皆如旦之有  
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  
方廣滋液滲漉流以及遠根葉敷布雖五運互迭不  
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似者是以二帝三王共祖  
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蕭雖享國之日淺  
然無大罪戾向契丹使至江南迺云有蕭氏者與耶

律氏相為始終由是者之濠梁曾出盟津厥有旨哉  
烈祖初得政盡返知訓之所為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  
躬履素屏去浮靡而又寬刑勤埋攷、不倦是時方鎮  
窺伺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安指擣中節平居自號曰  
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  
意齊臺之建擢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  
旁創為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闕徵物色北  
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采隨即陞用  
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懽而罷了無

上下賤貴之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世務無不通知興  
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  
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  
月詩云徐、東海出漸、到亨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  
處無緊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是以吳社遷  
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薈之丘雲氣出焉凡水  
之有旋栢折波者必生脩鱗帝王之量其六有以兼  
人者矣嘗試觀孝高皇帝其總收權網維御群雋當

國匪懈敦守淳朴雖漢之高光不是過也徒以其崎  
嶇偏左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量只  
是遠圖之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哉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  
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  
白雀翔於庭郡國以符瑞言者不可以數計其尤著者  
江西楊花為李臨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下還宗之議  
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圓丘安祀之夕迺孟夏上旬  
月至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

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嘆以為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為未必然者其意蓋  
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之境詎得天應以祥青  
如是之審也叟辨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且晝之  
所接精禋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生畫長平之  
策而太白襲月燕丹謀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  
義輪輟御宋景有一言之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  
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金雌識晉或曲為一姓或  
專由一人亦有庶女銜冤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



夫致孝而魚躍水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裕之生也  
紫氣充庭盧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蟒擁膝及其歿也  
赤氛宵騰有星落如杯侯景晝寢而丹蛇游於觀準  
之間王興夢有流星之警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子  
者位不過節將然猶盼響昭彰又况胙土開國五十  
年中江表無事為人神立以對越上下者耶說者乃  
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  
廢百也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肝腦

三

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吳朝之政僅將一紀才一拒越  
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及受禪年兩江土寓比諸侯最  
廣兵力雄盛氣可以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  
意一日內讌中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  
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  
伐之議願勿復鬪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為之  
一空宋齊丘乘間進言曰夫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  
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劉我邊陲汚濁我原泉朕不附髀  
終非我用今天寶弃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

機為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  
各為主其心未離橫生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  
古之道朕誓以後世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  
司徒其勿復以為言於是特命行人厚遺之金粟繒綺  
蓋車相望於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  
昌宮凡積兵器緇帛七百餘萬吾無弃代汝善和鄰好  
以安宗祏為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  
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  
之風采元宗之初尚守聖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

文

三四年間皆以為守文之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後生  
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盪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  
意營惑移於多口由是構怨連禍蹙國之勢遂如削肌  
其後宋齊丘復起於遷謫之中謀為自固更相唱和兵  
結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鄰者經事  
永陵還自外鎮後領計司撫案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  
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傳斤鷄寧不使人  
恨之也

叟嘗笑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窮

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生忠則忠矣安所事智  
今江南壤毛瘠薄土泉不深其人輕佻剝悍不能耐  
久非中國之敵也自有宇宙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  
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并包席卷為  
事耶顧其所處勢有未便故也有如孫陳之季皆區  
區不度以至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間父不哭  
子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嬉雖流離僑寓之人  
亦獲按堵弗天弗橫以得及真人之期吁烈祖為有  
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十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貫於駕前獻所業其首篇貽  
棲隱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  
宣見問貫曰朕伐罪予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  
它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貫小生不知所以邀說萬乘之道而世宗  
皇帝亦不得才為失辭古訓有之師以直為壯曲為  
老又魏絳之辭曰師衆以順為武王者之師有不出  
則已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嘉仰之以生  
焉夫人胥仰之以生則孰肯為敵而輸死江南初未

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疆場之故一彼一  
此亦胡可勝言廼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壤而借此  
以為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之所馳無翼  
而能飛方將宰人之不之知弗可得也頃見故老猶  
能言淮上事周師之出也畝無栖糧廩無留藏卷地  
以往視人民如土芥墳墓圯毀老幼係縲墟落之地  
皆腐骨填里鼓絕響殆無炊煙於是自邳溝以北皆  
群聚而成團糊紙以為甲壞鋤耰以為器因廢壘以  
為固官軍與之對則往、折北是以劉仁瞻以死守  
壽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孫忌睢盱於後車之  
上不顧身首異處違詔而致其區、之忠為人臣有  
如此二人者可以與古烈士比曾不標異以獎薄俗  
而俱從顯戮文武之師固如是乎當此之時人心踴  
躍然南首以冀會李氏君臣失謀橫生嫌間其兵出  
不返望旗而先潰然且鑿輿再駕而僅足以成割江  
之計所謂楚則過矣齊未為得也顧豈如甲戌之師  
曾不血而一國歸命焉詩云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  
斯之謂歟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  
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謂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  
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吊影於九  
蜂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顧根柢失  
據危而易搖因墮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  
境之說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釁晚  
舉全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  
徭戍四境之內為之騷然鍾山李公建勲為賦詩有粟  
多未必為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當時

上

之病李宗坐是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人叟嘗謂頽垣夷塹何有于圻墁毀冕裂弁孰施於面  
目正子嵩之謂矣且古之欲固其位者亦何所不為  
林為女寵婦謁所以蕩其情也為田獵觀游所以耗其  
志也為落、不合所以開其矜夸也為戰鬪危事所  
以胥其惟怯也人君儻不自覺知未有不墮其計中  
者竊嘗譬之一國之有君猶心之宅百體也苟一體  
之不密則膚腠受邪而病氣干其正矣病氣干其正  
日以漸靡而曾不之知猶且表、自喜以為完人其

可復覲也耶有如子嵩者其生平志業蓋以孔明茂  
弘為不足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膚腠之隙而  
危為一竅之邪鄙哉斯人也鄙哉斯人也古語不云  
乎棟折榱崩僞將壓焉抑畏是也夫

邊南院之始為將也愛惜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  
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齊而有容時人從而目之曰邊  
菩薩望其旄纛之所指舉欣然相告曰是庶幾其撩理  
我也及其既老則威不克愛網紀紊亂玩侮饗瀆禁約  
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其旄纛之所指舉

三

疾視而相告曰是憤者無寧其浼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質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  
外次譬之龜馬灼其中者文見於兆矣古語云愛其  
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夫烏之所集  
其屋必潤儲胥者主人儲意以待客之地其敬我者  
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徃者皆以為當自潭越始烈  
祖不以為是一旦召宋齊丘馮延巳等數人吳入元宗  
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為腹背

腹背莫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揚徐遺業撫有東夏地  
勢未便猶如繪事窘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  
云雖未得處囊中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脫而四出  
矣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墜  
冰谷倭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  
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爲士卒先者非有所顧悅也  
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  
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可以遠舉旌  
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輿賦不充不可以行事陛下撫封

境之內恭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志必從  
跬步始今王潮餘孽負固闕微井跬跳梁人不堪命錢  
唐君臣孱駑不能自立而又刮地重斂下力斃踣荆楚  
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壤接地連風  
馬相及臣愚以為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  
上德中否日失其序儻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幾  
縱一二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嘗觀劉  
德輿乘累捷之威群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弱  
弱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玄感鼓行入

開意杜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敬業  
起淮江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入之心直趨河雒而  
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  
事之驗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為辭卒  
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  
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  
強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  
拾芥孟輯謂齊人馭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  
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與稅之入君臣共為

18

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詛要  
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迺外  
以為蔽障者也疆場之虞不警於外廷則寬刑平政得  
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秉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  
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啓  
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為天下倡儻得  
遂北平僭竊寧又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  
可致也亦何以兵為哉於是孫忌及宋齊丘同詞以對  
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上嘗服金石藥疽劇



將崩呼元宗登御榻啣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  
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陳覺等爭為  
討閹之後馮延巳因侍宴為媢言曰先帝觀之無大畧  
每曰戢兵自喜邊壘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齋咨動色竟  
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為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  
師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  
主也元宗頗領其語其後閩土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  
湘既定而後變地不加闢財乏而不振會耶律南入中  
國大亂邊地連表請歸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

上

者韓熙載上疏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為  
計刮瘍裹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金淮  
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伐時有  
隱君子作為割江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  
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將遷幸南都而伶人李家明亦獻  
詩云龍舟悠漾錦帆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  
色翠影斜不入壽盃中故知傾國之漸良由廣烈祖之  
聖訓而致然也

叟曰國之將亡反本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聞

及休於賦臣之諛言至詆誣先烈以自聖嚙指顧命  
忽如風之過耳天不祚唐可為傷心吁憺人小夫不  
足以共謀國也如此叟每寘念于中則不覺為之墮

睫

烈祖使馮延巳為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常輕  
我之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  
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間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  
國朝大計也延巳失色  
叟曰昔漢賈誼為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

止

子為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洎亦推明其說蓋傳付  
之重當慎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卓遠儻使  
重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必能拱手垂  
衣克承負荷叟聞長老說馮延巳之為人亦有可喜  
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蕪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  
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但所養不厚  
急於功名持頤豎頰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  
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  
然後知孫丞相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

為由伎心而發豈其然耶

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犄角及戎  
律大撓輿尸不歸元宗大怒命鏢二臣至國都奪官流  
之支郡祕書丞韓熙載上疏請誅斬以謝國人其畧云  
擅興者先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  
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用其語

叟初聞江南老人言熙載素惡於二馮又與陳覺故不  
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無過也及見後  
主歸命家國湮覆求其傾圮之漸乃兆於討閩之後

然則雖斷二子之首蓋不足以贖責自樊若冰哀取  
陰事輸之於天朝國人恨之入於骨髓至發其先壠  
投骨於江流由是以致之韓之至言當自為體國而  
發彼輕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聞之陋

元宗神形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姿制湖南嘗  
遣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汝未識東朝官家其為人  
粹若琢玉南嶽真君恐未如也是以荆渚孫光憲叙續  
通曆云聖表聞於四鄰蓋謂此也又其天性好古道被  
服朴素究同儒者時雅作為歌詩皆出入風騷七子傳

以為玩服其新麗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群  
臣操觚管小技侍從左右承問納科說多自謂國勢崇  
盛如舉太山以壓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  
弟爭國有釁可乘上亦昧於幾先營惑利口於是連兵  
十許年國削民乏渺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初  
患昭太子少有遠見力諫上不如息兵養民不蒙聽納  
忽不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  
往涕下交頤自議南遷豫章百不如意邑人無聊以至  
捐棄服御

以

叟嘗讀漢紹見班固贊元帝優柔大率頗似元宗古  
今異世而乃適同尊號西都坐是不振而南國亦復  
陰如日就暮因感揚雄論魯不用真儒之說又傳  
稱是儀也非禮也惟禮為能定國吁非真儒不足以  
救國之危削非明禮不足以權國之安榮元宗君臣  
殆有遺恨於此

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楊最為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  
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入洛  
吳遣盧蘋致賀帝歷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為忠勇叟

嘗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楚人為圍高安以為  
之聲援朝廷盱眙食嚴可求薦本可以為將本堅辭不肯  
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  
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僮不  
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本乃具選  
兵七千人計日齋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  
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傳營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  
吾欲及其銳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  
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始欲牽綴我師使全諷得

廿

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擣象牙潭突其  
壘疾攻之全諷少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顧本先遣  
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  
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驅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  
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譟楚人果宵遁矣

叟嘗杜西平此舉以為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此  
者嘗見中朝常丞相袞有言曰自二漢以來每有兵  
戎必建專征之帥衛青霍去病專統五道連率九郡  
之師遂清漠北竇憲薨北軍五校黎陽沿邊十二郡

騎及羌胡匈奴兵卒勒燕然魏命夏侯惇都督二十  
六軍留鎮於巢終成帝業晉命王濬杜預等七軍都  
督二十萬衆卒平東吳後周時奚胡雜種叛於夏州  
一城之難賊衆至少猶命于謹置大行臺統五州軍  
事以討平之隋五原部落雜叛敵甚易取亦使高颺  
領行軍元帥以出征及國初輔公祏反丹陽命李靖  
為副元帥統李勣等七總管以擒之吐谷渾寇邊命  
任臣王道宗等五軍擊降之開元以後天下無事戎  
鎮玩安浸紊經制然至德以來尚有統帥也惟鄴城

止

之後九節度之師遠刈而潰以無統帥無所制命故  
也吁纏牽俱長則顛蹶可服驂服共駕則輪輿必奔  
孰謂西平不知書耶蓋與兵法可謂暗合者矣

高審思守壽春大為儆備晨夕出號刁斗相屬躬率士  
卒繕完城塹樓櫓渠谷色色整飭或謂以為選懦大不  
可以示敵也掾史聞而耻之因問入白曰此城天險號  
曰金湯今以明將軍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用曉昏  
狡、勞苦神算者耶審思笑而答曰君以老兵為怯耶  
夫兵固多變不可以不懼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

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  
工奪城中水道穿濬所從入每礙於角勒不得進又為  
棚車載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而焚之立盡  
又為地道潛攻向城而隧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  
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而去行未數里而  
審思先為潛機載勁卒行地中逸出北兵之前曳薪揚  
塵坐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睜眙皆以為從天墮  
也審思又發懸門出衆來而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  
思之世壽春不受圍向日掾史拜而言曰將軍天也愚

不能及也

叟曰古之善將兵者能勇能怯能弱能強高審思其  
有焉

徐丞相玠反覆於楊李之際竟以恩澤自固累臨方鎮  
率以貪濁聞其性本好神仙頗修服餌之術然乃以賤  
價市丹砂之下者以充其用

叟曰彼其心以營服食蓋至誠以愛其軀命者也尚  
猶顧恡若是求其泄官政處國事夫又何觀吁充徐  
侯之操真所謂膏肓之疾歟

烈祖初造唐勞心五十餘年須髮為之早白其所以側  
席傾遲天下之士蓋可謂無所不至者矣然僅得宋齊  
丘孫忌李建勳等數人而已就數人中孫興宗不能善  
終而鍾山公又雅尚廉退是以三世開國而譜傳所錄  
無大可紀者當是時天下瓜裂中國衣冠多依齊臺以  
故江南稱為文物最盛處然其濯濯如此云爾及宋子  
嵩用意一變群愴人乘資以騁二馮查陳遂有五鬼之  
目望風塵而投款者至不可以數計彼正人端士雖數  
路廣取勞謙遲久而不可以多得翕訛詭隨之黨順風

正

一呼而有摩踵決惟恐其不容天意之不齊乃至於是  
叟曰昔漢武帝營甘泉宮度為千門萬戶以致神靈  
是時南山中有所謂卷舌柏者一名側柏一名珠子  
松帝愛其纒纒下垂如建翠鳳之旗如仙女委佩其  
色相照耀有如奪人之目因詔凡傍南山諸縣如藍  
田等處率歲致三十本列植于階廡之間考漢之諸  
帝唯孝武長年以歲計其所致不知其為數幾何其  
後孝元帝用諸儒之說盡廢諸祕祝之祠自武至元  
為日亦未幾也祠官長陵董可宗按行故宫求識所



謂珠子松者漫不可復得毀垣斷塹但有胡耳等蒙  
密克奴乎其中彼所謂胡耳者本西域植物中國故  
無有也自張騫通諸國時有為羊馬之獻者胡耳之  
實偶綴於毛端因得遺種五陵人所謂鄙棄樵牧以  
為下材者霜冬就槁常因焚如之禍嗚呼近如南山  
而過為萬乘之所愛錄又率歲以致之側柏顧不能  
存之於數十年間遠如西域特因羊馬之殘毳而燔  
苈鄙賤之餘未有如胡耳者而乃延蔓彌滿至不可  
勝除然則是果天意歟是果非天意歟千世之下而

士之多感激者必將潛然於叟之斯言

太祖討李重進於揚州南唐遣馮延巳受命 太祖召  
對謂延巳曰凡舉事不欲再籍我遂欲朝服濟江汝主  
何以相待延巳對曰重進姦雄聞於一時尚且一戰就  
擒易如拉朽蕞爾小國誠不足傾神慮但江南士庶眷  
戀主恩各有必死之志若天威暴臨恐須少延晷刻大  
朝僕肯捐棄數十萬卒與之血戰何慮而不可 太祖  
笑曰吾與汝主大義已定前言聊以戲卿耳  
叟嘗謂延巳此言可以寒心遭逢 太祖聖德宏遠

籠絡宇宙方且置江南於度外是以延巳小夫奉使  
失辭曾不如質責聊答之以一笑也向若褊量於魏  
祖有忤心似隋文則延巳之斯言乃為致討之因矣  
曾憶春秋時齊魯構兵齊侯謂魯之行人曰魯人恐  
乎對曰不和則有之恐則未也齊侯曰野無青草室  
如懸磬何恃而不恐對曰其小人痛其父兄之讎不  
能茹度而願致其死力何有於恐君子則更悼失言  
以致君討且曰先公僖相以來世尋載盟祖宗之言  
明神實聞無寧及君之世而肯覆其成惟此之恃亦  
何有於恐齊侯曰善解兵而加聘焉是故小之所以  
事大信不踰焉將託傳於說辭忠信以守之說辭以  
行之猶恐不免焉故曰延巳此言可為寒心

義祖嘗夢臨大水中有黃龍無數旁有一古丈夫冠  
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形荷一大戟而立語義祖  
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驚悸  
而覺未幾掠得烈祖養以為子又烈祖一日晝寢夢一  
黃龍出殿之西楹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  
偵之顧見元宗方倚楹而立遣人候上動靜於是立嫡

之義遂決後主時潯陽潮退有一大鱗環體於洲上時  
時舉首噓喁水自腦而出數日乃死潯江之人饜食其  
肉世說以為海神鑿腦取珠因以致斃

曰叟時不悅知江南國將除矣何則受命之初黃龍入  
夢今龍之弗兆而海鱗見形夫鱗之不可以為龍也  
顧其軀體雖大亦何所益然且不容於其藏而暴露  
於江渚骨節解而膏肉分非亡徵而何

後主天性喜學問嘗命兩省丞郎給諫詞掖集賞勤政  
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賜之對坐與相劇談至夜分廼

罷其論國事每以富民為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承盛  
國之後群臣又皆尋常充位之人議論率不如昔嘗一  
日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  
為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  
知吾心耳

叟昔於江表民家見竊寫真容觀其廣顙隆準風神  
灑落居然自有塵外意會大明在天燭火不約而銷  
滅興王撫運四海居然而面內加之保大以來國謀  
顛錯民困財匱百度隳秦後主適當頽年勢不能支

盖亦天時人事互備於斯  
徐鉉與其弟錯久被眷顧家素富貴多收奇書弟兄皆  
力學以儒術名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不宗尚唯張洎  
潘佑每以訛譏蓋二人負其才藻不肯少自低下故也  
及錯蚤卒鉉後遂當國洎因詭與之合遂出力共擠佑  
佑以故多不調世指徐為少容而恨潘亦不讓交以為  
失焉及潘以直諫死士大夫仰高其德名為爭作詩誄  
以哀之是時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少  
貶其所為

史比聞鉉及湯悅奉詔書江南事居處猥僻未及見  
其成書然妄意深疑徐尚有忮心或將幸潘之歿而  
厚誣潘於泉下夫佑實疏雋為人少法度譬如長松  
古栝固自礪砢多節目乃若趣操必不肯忍為非義  
也平居一言之不酬雖即刎決而不顧及其當大事  
立危議挺然不回去古人亦何遠之有後主既已誅  
佑而察其無它腸意甚悔之是以厚撫其家語及佑  
事則往投饋至為作感傷之文此南州士大夫所  
共知也叟誠逆詐貪書其事以遺後之人使正史或

出不能傳其謬悠是亦仁人之用心也

盧多遜來聘南伐之形見矣後主亦微知之因遣使乞受封冊不報甲戌歲李穆銜命詔後主入陪郊禋舉國震恐後主惟擾辭疾不敢赴九月王師剋池州先是江南夙將並以殂歿主兵者多新進後生大臣皆嬖要取容悻幄籌議自相踳駁其間輕佞者日幸兵戈之興以為功名可圖張遇鄭彥華不請於朝遽以輕兵北襲建安軍又欲火滁州之郭皆不克而返上流鎮守迎旗奔潰王師不血刃而傳城下先是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

自以為忠義可以謀國後主亦雅信之於是誅皇甫繼勳定為城守之計城中有盧絳者粗名驍勇舊經征戰人心倚以為固喬因與之爭言氣白後主遣率所領按南徐絳受命鳴鼓整旗由水道方舟而出王師知其必死為開圍而縱之自是孤城坐守無復方略會劉澄以京口降於越盧絳傳入宣歙山間中外喪沮始有請降之議其日後主悉坐群臣於殿下問計所從出丞相徐鉉等皆唯唯不得對陳喬建白欲遣人冒圍悉起上流之兵背城一戰降固未晚也衛尉卿陳大雅舉笏而言曰

侍郎平日自謂赤心許國是以陛下悉心相待名位烏  
奕流輩所不敢望今都城受圍復欲遣何人犯難者耶  
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曰審已儒者也 時尚欲急人之  
急能強為孤一行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也大  
雅再拜而言曰陛下十許年來焦心養士群臣不能報  
稱萬分之一今倉卒之際至煩玉音反覆如此臣罪合  
萬死然臣愚以謂覆水之勢殆於難圖臣雖幸承威靈  
恐不克辦後主曰我平生喜耽佛學其於世味澹如也  
先帝棄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誠非本心自割江以來

亡形已見屈身以奉中朝惟恐獲罪長思脫屣顧無計  
耳竟煩大討蹙迫如是孤亦安能惜一日之辱正以城  
圍淹時旅拒既久暴輸降款將不見納是以欲起上江  
征戍共相影答然後投誠請命於是亦或為允大雅曰  
陛下之使令不以下臣為不佞奉明臣請死生以之然  
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贇志  
不營私其庶幾分孤之憂大雅曰臣頃經與之同事至  
悉令贇之為人雖斷之顧國而無遠謀頗悞諫而自用  
臣懼非解紛之才也後主曰古人有言中流失船一壺

千金今日之急遑暇於擇大雅曰臣請得奉將明命都  
護諸軍進止臣雖不武願竭駑蹇或有千慮之一得若  
與令贊共事必無益也後主色不懌曰諸人平時高談  
高稷眼前但欲為任蠻奴計孤亦何所託命也因歔歔  
而起晚出詔付大雅爇令贊等軍督促即行大雅不敢  
復辭以其夜三鼓犯圍馳出將令贊亦以團聚江西軍  
馬欲絡繹赴難大雅至勸令贊倍道星行令贊不能用  
乃於潯陽口縛大筏載糧糗軍資數十萬計行至石牌  
營於新開河口是日苦霧晝集如帶幕籠罩營上雖對

卅  
面人顧不見其掌自外來者言有白氣如虹上亘於天  
大雅謂令贊曰吾輩為勤王之舉而奇祥若斯公宜審  
度不可忽也令贊亦畏懼不悅斬有罪者數人引軍以  
行次日至虎樽洲軍士望見王師上有氣皆如翔鸞鳳  
舞狀咸知不敵令贊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為家國效  
死念與卿俱沒無益也煩卿為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  
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願明將軍明筭審數勿輕舉  
動也於是大雅馳還臺城辛勤冒矢石纔得潛入君臣  
相持暗鳴泣下大雅曰令贊軍必無成於是使喬草降

表焉其日令贊獨乘火航高數十重上設旗鼓蔽江而  
下王師聚而攻之矢集如蝟令贊窘不知所為乃發急  
火油以禦之北風暴起煙焰漲空軍遂大潰令贊死之  
自旦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王師入城矣陳喬羞  
悖雉經於闕下程大雅拜辭後主出投殿角井中衣掛  
井幹不得促決兵又引而出之統帥曹公義其事下令  
葬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與後主自隨入朝拜太子洗  
馬歲餘忽而卒

叟嘗聞此三人者皆孤介特立無游談之助故致位  
不甚通顯及臨危致命獨先於衆人乃知忠義激發  
見於臨事有如此者叟每欲為之作傳苦不知其譜  
系今行且老矣私念不腆之文不足以表裸伏况國  
亡之際舉朝持祿相為沉淪往爭言其君之短長  
以自媒銜甚可醜也彼其視朱陳死事大雅忘身宜  
其媚忌而橫相詆訾必欲其無傳而後止吁此叟所  
以執筆涕下浪不自禁者也

丞相孫侯忌之在重位也介獨自守不接見賓客生平  
所不喜者惡之不能忘其與宋齊丘馮延巳輩幾如不



同天之仇及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  
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餘非所知也是時  
鍾謨亦拔自下位預聞國事銳意有為而不肯比數時  
輩朝臣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為唐鎬所擠卒以  
竄死

叟嘗謂此二人者志業不同雖俱負許國之志至死  
而不變乃如經濟庶務位在百工之上則似非叟之  
所聞何以言之夫宰相者大官也處大官者不務小  
察不規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鬥大

兵不寇齊桓公問相於管仲矣管仲對曰鮑叔之為  
人清廉潔直視人不已若者不以此之於人聞人之  
不善入耳而不能忘無已則隲朋其可其為人也上  
志而下來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  
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無  
已則隲朋其可夫宰相者鮑叔之所不能為也而亦  
何有於孫鍾孤刺而狼狽雖周公亦不足觀也已獨  
孤郁有言曰今之在位者其無公歟見一善莫之或  
稱也其意則曰非我事也苟以為非我所當事則無

所往而非我事矣無所往而非我事天地之間無乃  
大寂寥矣乎今孫鍾之量不直以為非我所當事而  
已矣蓋又挈之焉規露其所有惟恐人之或先於我  
也是以護前而排下欲以兩手為天下之障嗚呼天  
地之生材也實難宰相者當代天工以匠成庶類者  
也其不任責則必有大譴今孫鍾非止不任責也操  
一國之勢而顧與士為仇然則卒罹於非命者非不  
幸也

常夢錫性獷直初陞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謬悠嘗  
試之說聲瞽朝聽夢錫大驚因黜狂歸杜門丐外補又  
數年復還朝列會上巳日朝貴出秦淮游燕坐中有詆  
大朝事者夢錫瞪目戟手曰諸公平時每言致君如堯  
舜今反自為小朝耶衆莫之對夢錫歸遂上表歷指權  
要朋私賣國及黨宰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以其  
語大忤奪官流徙夢錫因忽忽不得志以卒待後主時  
方追加甄贈

叟嘗謂上古之時人偽未熾有所謂指邪戒佞之草  
非能切痛於人也然其芒穎之所搖已足以破非心

於肝鬲矣德之下衰文姦而飭詐者漸起於是有神  
羊獬廌之獸造形而致觸然尚未有聲氣也而其頭  
角之所取亦足以判曲直明是非德又下衰混淆而  
區處以智力相軋爭其消息乃如寒暑之序而莫得  
其端倪不復可以衝決矣廼有悻悻之氣鍾於  
中不能之節士叫號疾呼凌等而犯分不惜其軀命  
而貪以其不訾之孤力思有以排拔山之根黨雖且  
不格以死亡猶將使後世之下粗有槩操者亦皆為  
之七髮森懼有如夢錫者真其人欬吁自草而獸自

獸而人至於人亦極矣而又且不勝焉吾不知繼其  
後者又將孰恃以寄其直耶冥冥之上不曰有天乎  
借或天且愬然而不以為事則吾知其末如之何矣  
晉王景遂性好寶玉嘗以玉杯行酒坐客傳玩以為希  
世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之地曰貴寶賤士大王不當  
如是坐上客皆矐眙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慰薦易  
及易當使海東王驚促入白上以為朝臣如張易不可  
多得柰遠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如易之為  
人海神豈敢侮之耶

叟嘗謂人之常情甘於耳目之近玩而眩於左右之  
諛言泯以終其身而不之知覺者舉皆是也古語  
有之自非聖人不能受人盡言張易輕以胸臆而迴  
宗藩之嗜好非惟不加恠惜而更得褒敬焉故張易  
言之無難也晉王受之為難回視坐上逢意而贊奇  
言之人何啻奴顏婢膝乞丐者之所為夫彼既忍於是  
態矣卒然有正直之言橫出於其所不意求其不沾  
沾巧讒以媚嫉正士者幸矣則其矜貽瑟縮顧色不  
能自主亦無足怪也今晉王乃能超然出於流俗尋

常之見而危受國士之言於群枉之中至為之終身  
愛惜惟恐其不至以是而迹王之所存其有以大過  
人者世之人連於形迹之偽而促為欽容以謝者  
蓋有之矣然未必由衷也未必由衷則不能如王之  
慰薦易者矣嗚呼九泉而可作也叟其擁篲於晉邸  
之門

天長令江夢孫初至官吏白大廳妖怪不可居請止便  
室夢孫曰勿卹吾自當之既夕果有魅呼笑而止掀投  
牀几叩寢室疾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臥聞答之以諾

乃整朝服秉執出戶焚爐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  
召縣令夫令為民長必有正廳以衙群吏汝或為神必  
當受民祠祀豈得非理與王者主宰爭居官府日月昭  
晰吾當奏白汝雖後悔其可及乎由是聞然不復聞靈  
響矣

叟曰太古之時民神雜擾申命重黎絕地天通禹鑄  
九鼎以圖神姦使人通知其名象雖入山林而繆  
盭弗祥之氣弗敢奸也聖人之所以慮天下後世者  
可謂詳盡矣今天長之魅乃據縣令治所而與其官

此

長爭處吁豈不恠矣乎然而人之心靜者天地可鑒  
也日月可照也出其言而不戾於正則群枉者必將  
撓服考夢孫之所以行已者魅固不格矣柰何尚且  
恣睢作為淫威及聞正言然後情得意沮藏匿伏息  
彼之下愚之類非所謂黠鬼也

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  
等皆有特操議論可聽及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巳等更  
踈薄平時素所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勢氣燄往往  
矣手可執孫丞相等嘗所歎吒一日晟間見齊丘曰君

侯以管樂之材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  
主所與共心意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  
三院御史皆繩愆糾繆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  
聽羽儀儲官所以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  
重實有守而不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群聽尚且不愜將  
復何所冀耶齊丘曰無忌素以大量稱號能容同異者  
方今大業草創實藉衆俊柰何銖稱而衡較且人全材  
實不易得若以一節一目而廢其尋常僕懼無時而可  
以得人也晟曰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

非

曰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凡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  
不慎也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  
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  
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岐踵之戎紂染於崇侯惡來  
屬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敦此  
四王者所染不當故為天下繆今晟之私憂過計非謂  
求備於人材也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  
所染豈惟人主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於士  
庶人無不其然君侯德操內定洞鑒情偽灼知事物之

數小夫儉人固無竄察晟實恐九重淵深四聰之路不  
宜壅塞儻若左右前後空至霧集政當有敷受之垢或  
可以移乾剛之斷當爾之日君侯方將挈其契領無所  
及矣晟本羈旅之餘智意昏痴誠感主上不世之遇而  
懷君侯推轂之私故貪竭其髦之思惟君侯才幸又  
數日韓熙載入見宋齊丘曰小人今旦出郊見群兒為  
飛鳶之戲竊有所感激也今為相君言之可乎齊丘曰  
願聞之熙載曰夫飛鳶之初逝也其絲繫于輪緩急在  
掌握之間或上或下蓋惟群兒所欲爾及空迴風迅線

尾端直時或激昂動搖群兒相語曰此名索線也慎不  
可縱則斷線而去矣執線輪者心知其如此然獨念  
其決起可以快一時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  
能加則雖欲不縱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怦然如鼓危  
絃其聲琮琤忽一得勢則大挽裂以往或盤珊太虛之  
上或投於滄洲杳眇之外或冒於積莽翳蒼之間群兒  
躡斷緒窮荒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為  
其親加扑捶焉嗟夫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為念  
齊丘曰日者無忌有言於齊丘之心鼎然今叔言之

辯可謂微矣吾方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  
曰天下之勢蓋又有甚於此者須別日謁之及馮陳朱  
杳之黨成齊丘地在嫌甚不得已遜於九峯之谷一日  
晨起覽鏡曰吾貌有慚色應愧孫無忌韓叔言蓋謂此  
也  
叟曰儉狷之移人也顧不怪哉宋子嵩心知其故而  
且不免焉古詩有之當路莫栽荆棘樹他時免掛子  
孫衣乃如子嵩則身罹其難由其用智之不明故也  
惜夫

山東有隱君子者素負傑人之材與昌黎韓熙載同時  
南渡初以說于宋齊丘為五可十必然之論大抵多指  
湯武伊呂事齊丘謝曰子之道夫吾懼不能了此因引  
以見烈祖烈祖曰江南之埽如覆歐子幸何以教我對  
曰昔關中父老語劉德輿云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  
姓五陵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  
是為明使君願僮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  
也烈祖頗喜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也遂擢為校  
書郎縻以郡從事雅非其所欲也於是故意泉石以詩



酒自娛及嗣主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見于  
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非臣所能知  
嗣主賜之以酒飲即徑醉溺於殿陛之下上笑曰真隱  
士也賜田五百畝以遣遂卒不仕

叟嘗聞帝者得其根英華霸者得其附  
技小之不可以爲大猶東之不可以爲西也有如之  
者邀說烈祖以王者之事而不合則有卷之而已矣  
夫豈肯斷而小之哉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

計

世家故富豪頗好侈汰不爲烈祖所禮元宗愛其詞章  
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挺諒直不爲權勢  
所喜至誣以縱酒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酒量涓滴  
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  
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被遇思展布支體  
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  
延納雋彥凡占一技一能之士無不加以意收采惟恐不  
及雖久病疲茶亦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  
每得一文筆手自繕寫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

遠捨後房蓄聲妓皆天下妙絕彈絲吹竹清歌艷舞之  
觀所以娛侑賓客者皆曲臻其極是以一時豪傑如蕭  
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鉉徐鉉潘佑舒雅  
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覆論難  
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聞聽翕然以  
為當愜後主即位適會朱元反叛頗有疑北客之意惟  
待熙載不衰又熙載曾將命大朝留不得遣有詩題館  
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  
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刈

時宰見而憫之為白天子遣還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  
熙載內亦不自安因弼事荒燕殆於廢日俸祿之數不  
能克其用及身沒之日後主痛惜曰天奪吾良臣遂不  
得爰立顧左右曰今將贈熙載以平章事前代當有此  
例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例也後主  
即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謚曰文靖葬於梅嶺岡  
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恩禮少有其比

叟嘗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興王之令典也  
及讀虞書稱天秩五禮天討五罪又大易之辭曰君

子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乃知興王之所柄以賞罰  
者是乃天意也宋子嵩孫無忌以才名高於南唐子  
嵩在位三十許年歷處權任然睢盱自大而尤恨人  
之不同己者無忌鐵心石腸落以忠赤自許至其  
論人材則門下蓋如掃馬二丞相之死雖其事不同  
而皆罹非命并其孫子殄殲無遺叟意其為天之所  
殛故也韓叔言雖奉養過腆動呈譏議處世逼迫畧  
無好慄然身死之日備享哀榮蓋其平生特以受禮  
人士為稱而已矣叟又意其為天之所佑故也夫天

列

之所為人莫之知雖勇如賁育者不能支亦不能移  
也後之有位君子其戒之哉其戒之哉

劔浦人陳陶學通天人自負台鉉之器不肯安干托及  
聞宋子嵩秉政凡所薦擢率浮靡儉佞陶自知決不能  
入因築室南都之西山以吟咏自放及齊丘出鎮陶更  
有蒲輪之望仍自詠曰中原莫道無鸞鳳自是皇家結  
網踈故與水曹郎任畹相善以詩寄之云好向明時薦  
遺逸莫交千古吊靈均朝廷亦自知其名欲加召用會  
割江多故未暇也是時江南多妖孽琴字畫見陶察運

祚衰替不可扶持遂絕意於薦紳專以服食鍊氣為事  
又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近  
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又云磻溪老叟無人  
問閑列担梨教六韜担梨其二子小字也或問優劣陶  
荅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

叟嘗謂明王馭世哲匠宰物要當使一世之士相為  
低昂無有齎志遺恨者夫然後物得其平夫是之  
謂太平昔應侯與賈子坐於堂上聞有鼓琴之聲應  
侯曰一何悲耶賈子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夫張

也

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平處之取彼良材而卑處之能  
勿悲矣乎是故騏驥不遺能於良乘良寶不藏耀於  
隋郢蓋其輝光夜射則價高秦趙飛駟滅沒則豈論  
燕越物尚有之士亦宜然庾闡有云桂林、五嶺  
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立猶載在方志况千里  
之朝懷其良彥而俾之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  
故叟以陳陶之志業而攷之有以知唐室之不競

康熙改元歲次壬寅春王正月廿有六日懶彝野叟校  
鈔於東城書舍





2